

市集为什么这样红

明前茶

双休日,在郊县古村,稻田市集熙熙攘攘,在联合收割机收完稻子之后,泥土被翻上来平整,草芽正在初冬的回暖中生长。芦苇、蒲棒、农家金黄的稻草垛,还有树顶上留给鸟雀的通红柿子,构成了稻田周围美丽的风景。空气中荡漾着新米饭的香味,卖自家有机新米的摊主特意架起柴灶煮饭,还利用柴灶中的余烬,转动大铁锅,并将空心半球形、直径近一米、金黄香脆的锅巴,掰给客人分享。

这个古村离市中心30公里,因举办稻田市集,吸引了咖啡师、艺术家、非遗传承人与各种手工作坊的主理人。

小小的、连绵不绝的摊位都与稻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:咖啡摊点的米浆咖啡、米浆三明治,糕团摊点五颜六色的糯米粉点和拓“花样米糕”的体验项目。有一个摊位专门卖糯米稻草编成的兔子。摊主替稻草兔子穿衣打扮,赋予它们形形色色的表情,以及可以拍一部《疯狂兔子城》的剧情:矫健无比的高个兔子,穿着球衫和跑步短裤,抱着一只稻草编就的迷你足球,带着小兔子出门,仿佛老爸带着未脱稚气的儿子奔跑踢球。长相甜美的兔子穿着精巧无比的缎面斜襟中式上衣和马面裙,兔耳朵上簪花,举着小纸伞。她旁边的兔子戴着眼镜,穿着西装马甲和长裤,小皮鞋擦得锃亮,仿佛是爱穿汉服的女孩和男友牵手逛街。有的兔子,头上的毛有意染白了,稍矮的兔子穿着摇曳的长裙,稍高的兔子戴着礼帽,仿佛是爷爷正在邀请奶奶下场跳个华尔兹。在他们的身边,一只滑旱冰的小兔子正在扬脸微笑,俨然一幅“爷孙游乐图”。卖稻草兔子的摊主,像导演一样,不停地组合形貌各异的兔子,表演各种各样的情景剧,他略带夸张的嗓音和动作,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赏。

稻田市集上最引人注目的游乐装置,是一个组织者连夜搭建的稻草滑梯。在滑梯的上部,安装了一个怪兽的头颅,玩滑梯的孩子,仿佛从巨兽的牙缝间快乐逃脱——那种“鲸鱼打了个喷嚏,将匹诺曹从牙缝间喷出”的快乐,吸引着成群结队的孩子。他们的笑声在初冬暖融融的空气中飞溅,让稻田市集的阳光更暖意融融。

这样的稻田市集,只是当今“市集热”的一个小小的侧面。形形色色的市集开在市中心的免费公园和大型商场的中庭,也开在之前公众很少涉足

的地方,像工厂乔迁后留下的空旷厂区,市郊废弃矿山改造修复后的矿山遗址公园,一些收获后连鸟雀都罕见的荒僻古村。如今的市集,除了出售各种特色农产品外,少不了特色咖啡和烘焙点心的摊位,少不了出售文创周边、非遗手工制品、可爱的益智玩具以及宠物产品……市集的到来,让这些通常成为工业遗址或寂寞乡野的地方,充满了久违的人气。

赶市集,为什么会成为潮流性的假日活动?

因为市集拥有强烈的社交属性,它的摊位以原木为支架,稻草帘子为顶篷,装饰有格子桌布与野花,天生拥有平易近人的属性。逛市集不仅是购买,也是体验与游乐,这与30年前人们呼朋唤友来逛大型商超的乐趣其实是一样的。只不过,市集上的摊主,热衷于将自己的技法与客人交流:为了卖糯米粉,卖力表演打年糕;为了卖面包,邀请人观看发酵后的面团孔洞和奇妙回弹性;为了卖咖啡,现场教你鉴别不同烘焙烈度的豆子,以及微妙的拼配技巧……逛市集不仅是一种随机的采购,也是人们扶老携幼,拍照打卡的地方。它让大家庭的团聚来到了树林间的旷地、滨水的小广场和沦为工业遗址的厂房前。

在市集的周围,银杏身披一年中最

热烈的黄金甲,像巨人的红头发一样的水杉落叶,落了有寸把厚,踏上去软绵绵的,黑天鹅游弋在池塘里,搅碎了白云的影子。市集似乎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,让久未挽手同行过的人,背着他们的大帆布袋子,来这里交流一周的喜悦,并随便享受绚烂的美景。它让那些在手机上解决一日所需的人,见到15年未见的前同事或是夜校的同学。

是的,你会发现,与曾经流行的航空母舰式大商超相比,市集摊位就像商业巨河上漂流的小独木舟,通常一个人就能把它推入水中,快速起航,转弯掉头也很快。如今,商家不管是进大商超还是进网红直播间,都需要支付可观的坑位费,但为重振空置多年的前工业区或矿区的活力,或让收获后稍嫌落寞的乡村重现热度,政府倾向于减免市集的摊位费,这让摊主的启动资金变得更可控。

我认识一位咖啡控朋友,也成为市集摊主:秋天的柿子熟了,他出售应季柿酱咖啡;橙子上市了,他尝试出售橙酱咖啡;新米收获了,他尝试用打发的米浆在咖啡表面拉花,再搭配小巧的“烘焙米饺”。他穿着皮质西装背心,戴着洋气的鸭舌帽,过着候鸟式的市集摊主生活,在摒弃昂贵的房租负担以后,他热衷于向来客展示他的“鸡尾酒式手冲咖啡”的手艺,心态也松弛了下来。是的,他摆摊不仅为了工作,也为了约会同好,为了去负氧离子最浓的地方,涤荡肺腑。

市集摊点的主理人,可能是城市中第一批成功将工作融入生活的人,他们麻溜使力,灵巧转弯,成为一名看得见天光云影的“独木舟行者”。

星期文库

不列颠掠影之四

想起湖畔诗人

张景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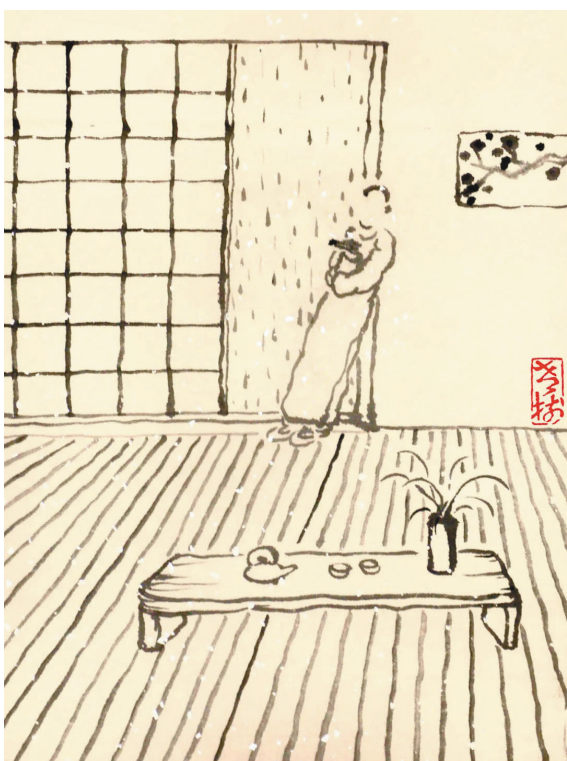
离开牛津,我们一路驱车向北,抵达英格兰西北的一个小火车站。接着,我们登上此地独有的蒸汽机火车,踏上旅程。这诞生于200多年前的交通工具,不仅将我们带回了遥远的英国“工业革命”时期,还引领我们抵达了形成于亿万年前前的温德米尔湖。

美丽的湖泊被当地人称作“蓝色丝带”,远远望去,它宛如一首抒情诗铺展在群山之中,宁静中透着磅礴的诗意。来到湖边,游船早已在码头等候着我们。登上甲板,船慢慢开动了。我倚在船舷,放眼望去,远山勾勒出湖水温柔的曲线,四周的丘陵仿佛沉睡在淡淡的雾霭中,起伏的线条被牧草染成深浅不一的绿色。掠过湖面的风,吹在脸上,带来一丝清冽,那是雨后泥土与野草的芬芳,是远离喧嚣的宁静。

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曾写下这样的诗句:“我孤独地漫游,像一朵云,在山丘和谷地间飘荡。忽然,我看见一群金色的水仙花迎春绽放,在树荫下、在湖畔,迎着微风翩翩起舞……”当年,华兹华斯就居住在这片湖畔。他深受法国启蒙主义思潮的熏陶,尤其是卢梭“回归自然”思想的影响,选择归隐湖畔,致力于诗歌创作,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。华兹华斯与诗人柯勒律治、骚塞等被称为“湖畔诗人”。他们是英国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家,钟情于大自然,作品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,倡导远离都市喧嚣,隐居湖区,因此得名“湖畔派”。

华兹华斯被誉为英国“湖畔诗人”的领袖,其诗作以自然为灵感源泉,歌颂湖光山色、纯真情感和生命哲思。他的许多作品奠定了浪漫主义诗人的基调,体现了与自然共鸣的审美追求。20世纪初,中国新诗发展中涌现出以冯雪峰、汪静之、应修人为代表的“湖畔诗人”,他们以清新质朴的语言书写青春、自然与爱情,与英国的“湖畔诗人”遥相呼应,为中国现代诗歌注入鲜活生命力。在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,诗人作品提醒我们回归自然本真,寻找心灵栖息地。置身温德米尔湖——华兹华斯的故乡,我坐在船上,宛如穿行于诗人的手稿中,陶醉于他们用文字构建的精神家园。

船在水中徐徐前行,湖水汲取了天空与森林的色彩,呈现出深邃的宝石色调。天鹅与野鸭划过水面,打破平静,天地仿佛在此对折,形成一个完美的世界。抬眼望去,不远处的岸边,葱郁的树木在微风中摇曳。那一刻,仿佛看到“湖畔诗人”踱步思考的身影,身后留下了清晰的脚印……



●老树画画

看雨吃茶

老树

开门但看雨,
闭户且吃茶。
想想世间事,
不知该说啥。

以变应变

赵盛基

螺鸢取食螺肉增加了难度。面对挑战,食螺鸢别无他途,只有改变自己才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。它们挣扎,但不放弃,用短小的喙艰难地取食大螺壳中的螺肉。

十年后,人们惊奇地发现,经过

短短两代时间的演化,食螺鸢的喙增长了5%,体型增大了10%。如此神速的演化,让它们完全能够得心应手地捕食较大的福寿螺,捕食成功率由44%提高到了捕食本地螺的水平,种群数量也从2007年的400对增至2021年的3000对,而且还在持续增加。

环境压力无处不在,一成不变无异于坐吃山空,自寻死路;以变应变,才能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,图存求生。

食螺鸢是佛罗里达湿地唯一以螺类为主食的鹰科猛禽,其镰刀状的钩喙能轻而易举地取食螺壳内的螺肉。

21世纪初,由于湿地自然条件变化,导致本地螺类数量锐减,食螺鸢赖以生存的食物断档,种群一度濒临绝迹。

危急时刻,南美洲福寿螺的入侵给食螺鸢带来了希望。可是,福寿螺的个头比本地螺大两倍至五倍,给食